

· 通俗文艺小丛书 ·

MU LONG ZHI SHUI

木龙治水

(英雄故事)



通俗文藝小叢書

木 龙 治 水

(英 雄 故 事)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

1960年·沈 阳

木 龙 治 水

吳鳳旗 插图

☆

春风文艺出版社编辑、出版（沈阳市秋阳路二段宫前里2号）

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记证出字第3号

旅大日报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₅₀•1 $\frac{1}{2}$ ₅印张•16,000字•印数：1—6,000 1960年5月第1月

1960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T10153•214 定价(4)0.09元

目 录

- 看水員……………崔 巍、張时波 (1)
- 木龙治水……………孙 英、万 田、玉 廷 (12)
- 他的智慧是无穷的……………高俊哲 (23)
- 天台山下养蜂人……………拙 笔 (40)

看 水 員

崔 巍 張時波

南风呼呼地刮着，一层一层的黑云，从山峰后，从天边上，向北涌来，越来越浓。接着便紧一阵、慢一阵地下起雨来了。我們頂着雨，費了許多周折，才找到朝鮮族玄太林老人。

“玄大爷在家嗎？”

“嗯，在家呀，进来吧。”

听见这个答应声，我們該多么兴奋呀！我們在作业区办公室的时候，朴會計就說过，要想找玄太林老人可真不容易。他每天在家只能待个吃頓飯的工夫，就是在水庫也不容易找到他，因为他时刻不停地从水庫到渠道，从渠道到水庫，来回檢查。此外还要經常檢查哪个池子水多，哪

个池子水少。我們这次到他家去倒出乎意料之外，碰上了，該多么幸运啊！

低矮的三間稻草房，經過雨水的洗刷，显得更加新鮮。我們哈着腰走进去，坐在連接四壁的大炕上。啊，原来玄太林老人是这样啊！厚敦敦的四方臉，一双光澤閃閃的大眼，显得这个老头格外精明。这时他正拿着一块青布往一条破旧了的褲子上縫补，粗大的手拿着小針，直哆嗦，縫的針脚也长短不齐。

我們把作业区姜會計写的紙条递給他。他看完了以后，知道我們来采訪他的模范事迹，臉上便流露出难为情的神色說：

“没有什么可說的！沒有啊！”

我們早就听說玄老大爷是不乐意向別人講述自己的事情的。每当讓他在会上作經驗介紹时，都得花費不少時間去进行动员。我們也知道，剛一見面就叫他講模范

事迹是有点太突然了。我們只好說：

“玄大爷，現在下雨了，你該休息了吧？”

他听了，微笑的面孔馬上变得严肃起来，把补好的褲子向右一推，就操着流利的汉语滔滔不絕地講起来了。

“看水嗎，就是雨天才要勁呢！看天气，这场雨是要連阴起来。我現在回家换一件干衣服，再吃点飯，准备战斗哪！这可不是鬧着玩的，我們这个水庫，这个大渠道，是我們作业区的命根子呀！”

話講开头就好办了，我們一句接着一句問起来。就象好奇的学生在老师面前問这問那一样，恨不能讓他在短時間講出大量的故事来。

“玄大爷，看水工作怎么样？挺辛苦吧！”

“不，簡單事呀，沒有什麼，只要有耐性就行。”接着他又說，“不过，这个

活呀，也得动脑子。今年插秧时节，雨水缺，水库里和大渠道蓄的水不够用。当时我就犯起愁来了，小苗没有水怎么能插上秧呢？我种稻子有二十多年了，知道一滴水就是一滴油啊！我们这些水田分成三四个生产队管理，虽然觉悟都提高了，还是有一帮人自己顾自己呀，都想自己多得点水，早插上秧。这就麻烦了。这个队的社员跑来了，朝着我气哼哼地说：‘你给我们放水呀，你看不见水没有了吗，插不上秧你负责呀！’那个生产队的社员又来了：

‘你为什么不给我们放水，耽误了工，少挣了分你可得赔呀！’有时几个生产队的社员同时来了，在我面前互相吵嚷，嗨，这时我还得当法官呢。哎，你不要管他们，别看他们耍皮气，他们可都是好心哪，也都是为了大跃进哪！这时我就得拿定主意，到各队的地里去查看查看，缺多少就给多少，多一点也不给。有的人当面说我是吝啬

鬼，可是我剛一走，他們又說我辦事公道……

“这点事，本来很简单，可是主任老說我‘用水合理呀’，‘能保証插秧順利完成呀’，‘爱水如爱油呀’。有时候还叫我在会上講一講，哎，淨是多余事。”

玄大爷的話匣子打开了，向我們講了他的身世，講了看水的經驗，还講了他入党的心情。講的那樣活潑，那樣动听。

我們來訪問这位老人之前，乡党委徐書記就告訴我們，这是一位忠誠老实的社員，是建設新农村的骨干，囑咐我們好好写写。作业区的朴會計又告訴我們，玄太林老人最突出的事迹是冒險搶修水庫，讓我們和他当面談談这个事情。

我們想了很長時間，怎样才能使他把搶修水庫的故事尽情地講出來呢？我忽然看到了墙上挂着一个獎狀，就急忙地問：

“玄大爷，那个獎狀是怎么得的？”

他臉又紅了：“沒有什麼，沒有什麼。”

我們直截了當地告訴他，關於他的模範事迹，我們在縣里就知道了，社主任也和我們說了，還是快點對我們說說吧。

他深思了一會，又說了好幾個“沒什麼”，就開始講起來了：

“今年春天，我們社里的水庫蓄滿了水，準備開閘門放水灌溉稻苗。這時小苗有的才半寸長，有的才露頭，多好的小苗呀！當時我到壩上去起閘門，但是，起了三四次，也沒有提上來。後來又來了幾個人幫着起，也不行。檢查一下四周，也沒有發現有什麼問題，和幹部研究了一下，斷定毛病是出在閘門底下。別的地方好修理，修理閘門可不太容易。水能有四、五丈深，是沒法下水的。想來想去只有一辦法，就是由涵洞爬進去。可是往里爬倒好辦，往外出呢？我站在洞口往里一看，黑

黢黢的，真吓人。我向水库底下的平地一望，几百亩水田，绿油油的小苗……这个閘門不能有毛病！想到这里，我的心突突直跳，我挽起袖子就往里爬。队长一把扯住我的裤腿说：‘不行啊，不要闹险呀，还得想个别的办法！’我知道别的办法是沒有了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我甩开队长，牙根一咬爬了进去……

“里边黑黑的，只有閘門的几道小缝，还在嘩嘩地淌着水。我用手一摸閘門板，里面塞满稂草、乱泥……塞得严严实实的。啊！毛病就出在这里。我一把一把地把乱草和泥土拽出来，慢慢地水流也就大了。挖的只剩下二寸多厚了，再用手一捅就开了，大量的流水也就会呼地一声涌了出来。这时，我忽然停了一下，心想：要捅开，我怎么能爬出这两丈多长的涵洞呢！但是，不捅开也不行啊，我用了最大的力气，把閘門捅开，嘩啦啦一阵水声，

象水堤决口一样，灌满整个涵洞，我什么也不知道了。……

“等我睁开了眼睛，苏醒过来，已经躺在坎下的一棵树底下了，旁边围着队长和一些社员们。我第一眼看见队长的脸色蜡黄，额上汗珠直往下滚。社员们见我苏醒过来了，便问我在洞里的情况，要把我抬回去休息。我哪能干呢？我坐起来一看，清清的流水流进了渠道，流进了稻田，仿佛那些稻苗在向我点头微笑，哎呀，什么事能比这使我更高兴呢！哎，话又说回来啦，这算得了什么，可是队长主任老是向我嘀咕让我到那里讲讲，到这边谈谈。……”

我们本打算详细地记录玄太林老人这段叙述，可是手哆嗦起来了，心里象荡漾的湖水，起伏澎湃，一股股热流直往脑门上冲。

我们紧盯着老人的脸，黑黑的脸上透

出了紅暈，腦門上的青筋突突直跳，額角也挂上了汗水。他翻動着眼珠，有時直盯着紙棚，有時向外了望着遠方的山巒。他喘了口粗氣，又說：

“我種了將近二十多年的水稻了，在偽滿下甸子村才有十幾畝水田，現在呢，四、五百畝。同志你們算算，多了多少倍啊！

“你們已經知道了，我是在去年八月參加共產黨的。怎麼樣做一個黨員，我講不出多少理論，可是有一點我知道，那就是拉車要當轅馬，蓋房子要當大梁。”

雨漸漸下大了，四外漸漸黑起來。這時社的會計冒着雨走進來，氣喘喘地對老人說：

“玄大爺，主任從鄉里來了電話，說今天要下一百公厘雨，叫你作好防汛準備！”

老人听了，从炕上一个高跳起来，急忙套上了剛才縫補好的褲子，把小烟袋別



在腰上。回过头来又对我们说：

“对不起同志，下次再唠吧，这个水库呀，一旦出了事，那么多土地，那么多人家就……”

“爸爸，饭作好了，吃了再去吧。”玄大爷的儿媳妇把苞米楂子干饭端到桌子上说。

“不啦，回来再吃吧！”

他头也不回就跨出门去，消失在大雨中。

“真是的，一天没有吃饭了，一年到头总是这样。”儿媳妇流露出不满，但又是自豪的神气。

雨越下越大，简直象瓢泼的一样。我们站起来，望着老人的影子，哪能看见呢！连对面三尺远的篱笆都被雨水隔断了。虽然这样，我们还是朝水库的方向搜寻着老人的健壮身影，望着，望着……

木 龙 治 水

孙英、万田、玉廷

蔚藍色的天空中，連一絲云彩都沒有。炎熱的太陽剛一鉆出山嘴兒，就馬上把露水給蒸發的一干二淨。公路旁邊的樹葉上，沾滿了泥土。山腰上一片新開的水田，旱的一滴水都沒有了，只有那半黃半綠的稻苗，前仰後合地好象在向人們呼救！

“改造自然，人定勝天”，這句激動人心的口號鼓動着躍進中的抗旱戰士。葦子峪鄉民主社的社員們比救火還急，一分一秒也不停息地抬呀、挑呀，往山腰那塊地里運水，搶救稻苗。小學校的師生、老大娘、老大爺……都參加了戰鬥。儘管這樣，還是供不上稻苗的需要，就連那山腰上的水車，用兩個毛驢兒車出的水，也只

能供一两块池子。

人称刘老五的刘文云老木匠，好象热锅上的蚂蚁，在他创造的“水力木轮抽水机”的旁边，嘿！嘿！地钉一阵相看一阵。运水的人们经过他的身旁时，都以期待的眼光看着他。他越发忙乱了。有人问他怎么样？他好象没听见似的，吹吹从头上流到嘴边的汗珠，和于守景比比划划地，一会儿到水壕里量量水深，一会儿把架轮拆开，又换两根横梁。

“刘五哥，大胆干！装好马上试验，不行再找毛病！”张支书挑着两付水桶，高声地喊着。刘文云听到喊声，马上鼓足了勇气说：“来几个人吧，马上就安！”

大家听了这个回答，没等支书说话都围上前来。刘文云赶紧说：“来四五个人就够啦，别人还是运水要紧。”张支书指名留了几个人，按照刘文云的安排，先把架子安好，用绳子吊到架上。刘文云又仔